

朝天阙

姝文 / 著

Chaotian Palace

上

那一年初见，他十七，她十三。

纤手磨墨，信笔题诗；浑如醉，眼见春如许。

也曾飞絮谢家庭，欲化西园蝶未成。

那一年送别，他十九，她十五。

千山暮雪，慧剑断情；愁莫问，原来春早过。

心似百花开不泻，年年争发被春催。

秦淮故事



朝天阙



姝文 / 著

Chaotian Pala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天阙: 全 2 册 / 姑文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450-3

I. ①朝… II. ①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4277 号

书 名 朝天阙 (全 2 册)

著 者 姑 文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汪 旭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60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50-3

定 价 59.80 元 (全 2 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春风欲动北风微，归雁亭边送雁归。
蜀客南游家最远，吴山寒尽雪先晞。
扁舟去后花絮乱，五马来时宾徙非。
惟有道人应不忘，抱琴无语立斜晖。

苏轼的这一首《莘老葺天庆观小园，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说乞名与诗》七律，描绘了一幅江南初春宦游思乡的绝美画卷，千年来广为传诵，乾隆皇帝甚至仿照此诗作了两首。“天庆观”是宋朝时的旧称，它更响亮、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朝天宫”。

朝天宫，是江南地区现存规格最高、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位于南京城中、冶山之上。据说此处为“省干尽结余气之所在”，即金陵龙脉上龙尾的节点。

朝天宫的历史已经超过两千六百年，所谓“一座朝天宫，半部南都史”，透过朝天宫的历代沧桑，可以了解到古都南京的几千年变迁。

公元前五世纪，吴王夫差在山上设置冶宫，即冶炼兵器的作坊，因此这里被称作冶山或者冶城，是南京主城的发源地之一。这个作坊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也在这里冶炼铜铁器，并且铸铜钱货币。

晋时，王导将作坊搬到了清凉山，冶山改建为西园。卞壺、王羲之、谢安等无数乌衣贵族、两晋名臣在此流连，留下了卞公祠、谢公墩等名胜古迹。

南朝宋齐梁陈，冶山上建成了总明观，是全国最高等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文、史、道、儒、阴阳五门学科。祖冲之、葛洪等曾在这里任职。

唐代，建成了道观，名太极宫。宋代名天庆观。元代改名为元妙观、永寿宫。

明太祖定都南京，将冶山原有的道观扩建整修，成为皇室祈福斋醮的皇家道观。同时它还是百官藩王演习朝拜天子，官僚子弟袭封前学习朝觐礼仪的宫殿，赐名“朝天宫”。

当时的朝天宫，占地三百多亩，殿堂房庑数百间。三清正殿、大通明宝殿、万岁正殿、神君殿、飞霞阁、景阳阁、习仪亭等应有尽有，是不折不扣的皇家道观。

明亡之际，朝天宫遭到严重破坏，康熙年间重修，康熙南巡时题匾额“欣然有



得”。高产诗人乾隆皇帝五次游览，亲笔题诗，至今还刻在朝天宫后山御碑亭的一块石碑上，共五首。

太平天国时，朝天宫被用来储存火药。同治年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将道观改修为孔庙，原在成贤街的江宁府学搬到了这里，形成中为文庙、东为府学、西为卞公祠的建筑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万仞宫墙、泮池、下马碑、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殿、敬一亭、曾国藩题写的“德配天地”“道贯古今”的牌坊等等都是孔庙的结构。而飞云阁、飞霞阁、景阳阁等，还留有昔日千年道观的痕迹。

民国时，朝天宫变成了首都高等法院。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审判了周佛海、梅思平、周作人等一批汪伪汉奸。

新中国成立后，朝天宫为南京市博物馆所在地。南京市博物馆作为国家重点博物馆之一，担负着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调查、文物保护、藏品征集与保管、展示南京历史文化成就等重要职责。上溯远古、下迄民国的十万件馆藏、一百五十四件一级文物，内涵丰富、精粹珍贵、蜚声中外，是南京历史的见证和骄傲。其中“六朝风采”是全国唯一的展示六朝文物文化的专题陈列；“明都南京”陈列，则集中展示了南京作为两京之一的辉煌成就；还有“民国文物”“六朝墓制”等各种专题性展览。所有这些展览陈列，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观众生动地介绍了南京的历史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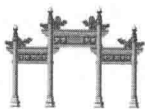
另外，建于1933年的朝天宫库房，是中华民国抗战期间南迁文物的保管地，在中国文物史上立下巨大功劳。为避日寇战乱南迁的故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文物，在这个坚固的堡垒式建筑中数次得到妥善保管。历经了日本侵华战争、国民党逃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艰难困苦，在南京人民的冒死坚守和精心呵护下，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至今还有两千多箱，奇迹般完好无损。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孕育了丰富的道教文化，渗透在中国自思想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的明朝初年，朝天宫成为这一黄金盛世中的皇家道观，其地位和影响力可想而知。朝天宫中至今还保存有“奉敕重建朝天宫”碑，记载着明初朝天宫的定位和规模等信息。

“大明”这一国号出于明教，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小明王韩林儿的部将。在元末二十年的混战中，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预言帮助明教夺得了民心，朱元璋深深明白宗教的意义。所以刚一登基，他就下诏定律，禁止一切邪教，对白莲教、大明教和弥勒教等强权镇压。

同时，明太祖采取了尊崇道教的手段，强调自己是天子、是奉天承运、是福在殿



兴、是受天明命。为此编过很多神话渲染自己：例如其祖父所葬之地有道士预言后代必是天子；其母是梦见道士自西北而来，从麦糠中取出一丸越变越大的白药，服用后有孕；其病倒，两位紫衣道士来照顾得以脱难；遇见道家三清神，得授五彩衣等。

“朝天宫”这一名称，从字面上看是朝拜上天、朝拜天子、朝拜宗主国之意；实际上这个名字一再出现在朱元璋的这些神迹故事中，道士都是来自朝天宫，甚至三清神的住所也叫朝天宫。所以这个名字，带有极其神秘、不可违抗的神示意味。

在明太祖的样板效应下，道教成了有明一代的护国法宝，明成祖、明宪宗、明世宗等多位皇帝都笃信道教。朝天宫一直承担着皇家道观的重任，即使在永乐年迁都北京之后，也常奉旨举行各种大型建斋设醮法事。

除了朝天宫，南京作为立国都城和两京之一，在明代的特殊地位也始终不可撼动。多少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此名留青史，王守仁就是其中一例。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全能大儒王守仁，尽管一生坎坷，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病老等各种不幸，但终因其功之高、其学之大，被后人尊为与孔子并列的圣贤。

王守仁的阳明心学，悟道在贵州龙场。然而悟道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事情促成了心学？王守仁自北京被贬谪出来后的经历，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段行程毫无争议——他曾去南京拜见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王华。

心学虽然在龙场开始发芽，而真正立新完善并弘扬光大却是在南京。正德九年至十一年王守仁任南京鸿胪寺卿，江南博大丰厚的文化底蕴、古都宽容开明的学术氛围，以及王守仁此时的职位身份，使得心学能够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畔广泛传播，信徒学生日众，最终得以顺利传承。王守仁本人五十二岁时曾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可见南京对其心学的影响之大。

鸿胪寺在明朝掌朝会宾客仪礼之事，外吏朝觐、诸藩入贡，都是由鸿胪寺引奏。明代最大的藩属国是朝鲜，第二位呢？是远在东海的琉球国。在明朝两百六十七年间，朝贡一百七十一回，自洪武五年（1372）受封至清光绪五年（1879）的五百零七年间，明清政府册封琉球达二十四次。

这本《朝天阙》就是要告诉你，发生在古都南京，朝天宫的道士们与阳明心学、琉球国之间的故事。比起琉球国，很多人更熟悉它现在的名字：日本冲绳县。

为什么有如此沧海桑田的巨变？五百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作者为你一一道来吧。

目录

上册

楔 子	001
-----------	-----

卷一 阳明先生	001
---------------	-----

第一章	国家昏乱，有忠臣	002
第二章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008
第三章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014
第四章	居善地，心善渊	021
第五章	人之迷，其日固久	026
第六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033
第七章	绵绵若存	038
第八章	不知常，妄作凶	045
第九章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056
第十章	德者，同于德	062
第十一章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073
第十二章	出生入死	085
第十三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	092
第十四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	103
第十五章	知我者稀，则我者贵	112

卷二 琉球国王	119
---------------	-----

第十六章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120
第十七章	邻国相望	127
第十八章	豫兮若冬涉川	137
第十九章	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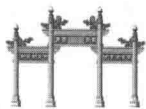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善战者不怒	148
第二十一章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155
第二十二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163
第二十三章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170
第二十四章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177
第二十五章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187
第二十六章	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193
第二十七章	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198
第二十八章	无狎其所居	203
第二十九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208
第三十章	甚爱必大费	214
第三十一章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220
第三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231
第三十三章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238
第三十四章	福兮，祸之所伏	244
第三十五章	善者不辩	251

下册

卷三 十洲画匠

259

第三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260
第三十七章	勇于敢则杀	268
第三十八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275
第三十九章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285
第四十章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292
第四十一章	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	302
第四十二章	咎莫大于欲得	311
第四十三章	胜人者有力	319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	327
第四十五章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335
第四十六章	自矜者不长	344



第四十七章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350
第四十八章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358

卷四 镇国将军

第四十九章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 ...	370
第五十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378
第五十一章	以奇用兵	386
第五十二章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393
第五十三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	401
第五十四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411
第五十五章	是谓盗兮	418
第五十六章	我无欲，而民自朴	425
第五十七章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431
第五十八章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439
第五十九章	死而不亡者，寿	451

卷五 万世朝天

第六十章	荒兮，其未央哉	460
第六十一章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467
第六十二章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478
第六十三章	天长地久	487

卷一

阳明先生

第一章 国家昏乱，有忠臣

天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正是黎明前最黑最暗的时候。

王守仁紧紧伏在甲板上，一动不敢动。细雨蒙蒙夜雾弥漫，将天与地、水与船都连在了一起。

两千里亡命逃窜，实在筋疲力尽。王守仁甚至不记得，上一次闭眼睡觉是什么时候？四十几天不眠不休，最多疲累至极的时候打个盹，还得把剑握在手上，还必须睁着一只眼！

四个杀手自北京城外便一直阴魂不散地紧随在后。很难分辨是锦衣卫，是东西厂，还是内厂？说起来穿锦衣的是锦衣卫，宦官则是东西内厂，实际上如今厂卫的杀手大多是投机的专业人士，并不限于内侍。装扮也差不多，而原本锦衣卫专用的绣春刀因为趁手又威风，出名的震慑力强，也早已成为厂卫杀手的标配。

四个人都着绿色锦袍，或腰佩或高举绣春刀，王守仁偷听他们谈话，才确定是锦衣卫。四人都姓钱，大名分别是钱宁、钱静、钱致、钱远。

不错，四个杀气腾腾的杀手偏偏号称“宁静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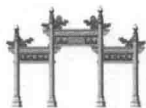
王守仁有些哭笑不得。

这是大明正德二年（1507）的三月，大明历史上最贪玩胡闹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刚登基两年；大明历史上最贪婪跋扈的宦官刘瑾当权，势倾朝野一手遮天，人称“立皇帝”，即站着的皇帝！

据说当时朝臣上奏章都必须一式两份，先送给刘瑾的叫做“红本”，后送给皇帝的叫做“白本”。卖官鬻爵、贿赂成风，甚至大臣们出差回京，朝拜过皇帝后必须再去朝见刘瑾送礼品银两，称为“常例”。

刘瑾连同七个亲信共八个太监人称“八虎”，不但掌握了京营武装、锦衣卫、东厂、西厂，自己还成立了个“内厂”，比东西厂更要酷烈，史载“屡起大狱、冤号相属”。朝中的大臣说抓就抓、说打死就打死，整个朝堂一片腥风血雨，连司礼监太监王岳都不能幸免，在被贬南京的途中惨被杀害。

而世代簪缨之家，堂堂两榜出身，好歹是个京师六品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只因上疏论救言官得罪了刘瑾，就被下诏狱、遭廷杖，被贬了龙场驿站驿臣还不算完，更被追杀，一路逃命，惶惶如丧家之犬！



好几次，王守仁差点没命。在钱塘江边上已经被“宁静致远”追上，他仗着宝剑锋利，又连布疑阵，写遗书于墙、舍衣冠投江，好不容易才骗倒四人侥幸逃脱。

那首绝命诗传诵一时，什么“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江涛泣子胥”，哄得浙江的父老乡亲唏嘘不已，自布政使司到普通百姓，不少人特意到江边祭祀。

王守仁想想心酸。为了摆脱锦衣卫，竟要用到“粉丝”的眼泪。

然而终于到南京了！只要经这运渚至仓城，就进了南京城内，就可去南京吏部尚书府上，就安全了。

王守仁这么有信心，是因为南京吏部尚书王华是他的父亲。世道虽然不好，亲生老子总是亲生老子。

商船在运渚上缓缓前行，“哗啦”“哗啦”的水声轻拍着黑夜的沉寂。狭窄逼仄的船舱堆得满满当当，散发着一阵阵难闻的气味，不知道是进贡宫中的大米还是黄粟？王守仁皱眉屏了屏呼吸，侧过头，却一样是散着臭气的货物，味道甚至更熏人更浓烈。

没办法，运渚中大都是运粮食进储谷仓城的官船，能找到这艘商船贿赂船家，让自己藏身于内已经很幸运了。王守仁暗暗叹一口气，无奈地将头埋在臂上努力不去闻那些气味。胸口一阵阵烦闷，多年的咳嗽老毛病，忍着吧！

“咯噔”一响，船身重重蹶了一下。瞬时背上盖着的巨大篷布毫不留情地压下来，两旁的货物颠得散落开去。船家大声喝骂着，骂声惊醒了两岸的栖鸟，慌乱地一阵阵鸣叫四散飞逃。

王守仁捂着口鼻低低咳嗽两下，实在憋闷得忍不住，伸手悄悄掀开篷布一角。

天地间仍然漆黑一片，雨雾如扯不开的重帷绵绵密密，在船头昏黄的灯光映照下，船家正手忙脚乱地撑篙停船。

左前方自岔道的外秦淮河上驶来一艘阔大的座船，高悬着数十盏彩色的宫灯，现出了朱漆红栏、华檐斗拱，照得一周的水面波光粼粼，连丝丝细雨也晶亮灼目。十来名披着雨衣的侍卫分成几对，昂首阔步地前后巡视，银色的尖顶头盔和腰间悬的佩刀在灯光下交相耀眼。

船家见了这阵势，停止了喝骂，低低嘟囔着：“半夜三更的，还要出来寻欢作乐，何苦妨碍我们讨生活！”身后的几艘商船也都缓缓停住，静静等座船转弯，逶迤进了运渚，驶向了正前方。

王守仁遥遥望了一眼、不以为意。南京本颇多皇亲贵族，夜晚的秦淮河更是繁华热闹，这不知又是哪个豪门玩了个通宵才回来的。

雨丝如烟如雾，王守仁贪婪地深深呼吸，在篷布下闷得久了，初春江南的新鲜空气此时嗅来简直似美酒佳酿，带着翠竹碧柳的清新，带着胭脂水粉的浓郁。

久违了，南京！



船只终于继续往前驶去。王守仁舍不得就此躲进篷布，留恋地继续仰望着夜空，天边一角有些微微的亮光，两岸鳞次栉比的房屋在疏落的雨中影影幢幢，仍是记忆中金陵的模样。

前面有座拱桥，王守仁依稀记得这是陡门桥，从这里折而向北，很快就是金陵城内了。父亲大半年不见，应该都好吧？这次是受牵累明升暗降到了南京，不知道他心中何等恼怒？

大明自永乐迁都、英宗正式定都后便是两京制：北京是京师，有中央政府六部衙门；南京是留都，也有南京六部，只是权限范围小很多，一般被视作养老的闲职。南京吏部尚书听起来官职不小，实际上官员任免都要上报中央吏部，没有多少权力。

即将见到父亲，王守仁有些不安：等着自己的，又是家法大棍吧？当然，作为一个皮赖淘气的的不肖子，自小到大挨棍子也习以为常了。

想到父亲无奈的表情，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棍子，王守仁嘴角扬起笑了，又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两声。

突然一声暴喝：“在那！”密集杂乱的脚步声衣袂声在桥上迅疾响起。

王守仁心知不妙，急忙想钻回篷布之下，黑暗中“嗖嗖”一阵密集的铁莲子已经如雨飞至。

“‘宁静致远’阴魂不散呐！”王守仁暗暗叫苦，左躲右闪往船头避去。

陡门桥上人影连闪，四个绿衣人已经自桥上一跃而下，细雨中船面颇滑，四人趑趄着不等站稳，便冲王守仁扑去。

船家连喊：“哎！哎！你们干什么？”在微弱灯光中见来人持刀霍霍，个个凶神恶煞一样，又赶紧住了口躲到了船头。

王守仁拔剑在手，就这一瞬间已经被团团围住。彼此一路逃一路追一路打，早已不想再多说话，“宁静致远”举着刀径直猛砍过来。王守仁无奈地叹口气，挥剑挡住，刀锋凌厉寒气逼人，忍不住地又咳嗽了几声。

两千里亡命，王守仁满腹愤懑；两千里追杀，“宁静致远”同样一肚子窝火。本以为杀个贬谪的文官还不是手到擒来？孰料这人看起来文质彬彬清瘦羸弱，剑法居然不错，手上一把剑还是宝剑，北京城外第一战便让他意外逃脱！

这也罢了，最可恨的是他诡计多端，经常反过来下套子！

钱宁自诩为锦衣卫中的智多星，却屡屡上王守仁的当，被他下泻药、栽赃喊小偷、掉进肮脏的陷阱、被乞丐包围着讨钱……想起来都是泪！还装死蒙混，差点就为他淹死在钱塘江，捷报送去北京了！

这么个文弱书生，居然给他北京、河北、山东、江北、江左一路逃下来！这已经到了南京，算是最后的机会，再不拿下，怎么回北京交差？就是公公不罚，也不好意思混了！



“宁静致远”知耻而后勇，高声怒吼着，一顿猛砍。

盘旋的刀光击打得细雨四散飞溅，杀气腾腾的风声呼呼作响，运渎的河面被震荡得波涛翻滚，小船开始上下颠簸。船家连声惊呼，牢牢抱住船舷、心惊胆战。

王守仁手中的宝剑是赫赫有名的威宁伯王越的遗物，名字就叫“威宁”剑，是为了纪念成化十六年的威宁海之战。王越在这场战役中，以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人大胜鞑靼，安定西陲数年。王守仁自幼便以威宁伯为偶像，机缘巧合在工部时恰被分到督造王越之墓，自然加倍尽心尽力；王家后人感其真诚，便赠送了这把宝剑。

威宁剑曾随王越数次上北疆战场杀过不少鞑靼强盗，是把久经沙场的好剑。“宁静致远”吃过亏，不敢直撄其锋，只是齐齐大刀用力猛砍，明摆着欺负王守仁身单力薄。王守仁心中有气，却无可奈何。

虽然自己习过些武艺，可到底是书香门第读书人出身，祖上是书圣王羲之，握笔的啊，砍砍杀杀如何比得了这些杀手？来来来，比比写字，比比吟诗作赋，比比讲经论道！别说一比四，一比四十也没问题！

王守仁腹诽着左遮右挡，转眼间已是险象环生狼狈不堪，若不是“宁静致远”忌惮威宁宝剑，早被砍死了。

“噗嗤”一声，王守仁肩头挂彩，一柄绣春刀留在了王守仁的左肩上，砍得力道极大，深深入骨，王守仁一个趔趄站立不住，脑中念头急转，右手剑挡住后面紧跟而来的三把刀，索性顺势摔入了河中！

“宁静致远”略一迟疑，立刻喝令船家靠岸，两个在东岸，两个自陡门桥窜到西岸，四双眼睛目光灼灼，盯着水面。原来宁、静、致、远四个都是北方人、竟无一人会水。

王守仁何等聪明，自然早看出了这一点，就是知道他们不敢下水，特意写绝命诗在墙上，留衣冠在江边，诈死跳钱塘江摆脱了追踪，以为能骗得他们回北京交差，不想这几人识破是计还是跟着追了下来。

“宁静致远”倒也不蠢！王守仁心中暗叹。

渎者，沟也、渠也；运渎者，人工运河也。本是三国时东吴赤乌三年（240）孙权兴修水利开凿的一条运河，从城西南引秦淮水北流至城中储粮的仓城，既解决漕运问题，又为京城宫城提供了水源。

运渎并不大，春雨过后水面倒还算宽阔，水却并不很深。王守仁一掉进水里便心中叫苦，这么条几乎笔直的河，怎么逃出生天？

隔着头顶薄薄的水层，依稀听得见两岸呼喝连连，北方口音在江南簌簌春雨中分外刺耳。“宁静致远”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打叠了十二分耐心，显然拿定主意守株待兔，等王守仁露头便齐齐招呼，猜想手中的飞镖暗器都攥满了。

王守仁叹口气，侧头看一眼肩上的绣春刀，犹豫了下不急拔下，屏气凝神，缓缓



向北游去。明知道他们猜得出自己要向北进城，可是，没有选择。这时候再调头往南无异于死路一条。

水底黑黢黢的，满是小鱼小虾在身边游来窜去，有些还好奇地贴上来嗅嗅王守仁。王守仁努力不去理睬这些鱼虾的骚扰，一边闷头往前，一边不时侧耳听听两岸的动静。

肩头痛得厉害，火辣辣地钻心入骨，好在并不麻痒，锦衣卫倒还没无耻到在兵刃上喂毒！百忙中王守仁不忘称赞了下对手。

前方不远的头顶上一大片黑影，应该是刚才那艘船。王守仁不假思索，迅速游进了船底，手中剑柄连连敲击，果然有一块发出“空空”的声音。

王守仁心中一喜，宝剑连挥，一块木板掉了下来。王守仁先将威宁剑放入船底，然后握住木板耸身一跃随着水流钻进洞中。正是画舫的底层，稻草铺着的舱面上码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罐子各种行李杂物。

还好画舫的结构都差不多，冒险一试居然成功，王守仁不由心叫“侥幸！”深吸一口气，扯了些稻草裹好木板、塞回洞里堵上进水。勉力做完这些，全身再无一点力气，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画舫缓缓前行、极为平稳，四下里寂静无声，只有头顶几个角上自气孔细细地窜出些风来。打斗半天，身上雨水汗水与河水混为一处，肩头的刀还不能拔，怕止不住血。

王守仁心中盘算着、伸手摸了摸身边的木箱，箱子散发着一阵阵的樟木香味，会不会，恰好有干的衣服和金疮药？

头顶上“嘎吱”一响，王守仁吓了一跳急忙住手，凝神细听，像是榻上翻身的声音，声音极轻似乎翻身的人并不重，是个女子？

“娘亲！”一个稚嫩的声音唤着。

王守仁哑然失笑，什么女子，原来是个孩子。听这说话声奶声奶气，还是个幼童。

“娘亲！我睡不着啦！”男孩继续叫着，榻上嘎吱嘎吱直响，似乎又是踢脚又是挥臂又是打滚。

王守仁微笑聆听。在母亲这里，总可以尽情撒娇甚至耍无赖；母亲是世上最宽容最慈和的。这么个小小幼童，也拿准了慈母无可奈何，在这一刻尽情地享受在母亲身前肆无忌惮的自由自在。

“枫儿，乖。”一个温柔的声音应道。

王守仁胸口如遭重击，全身的血液瞬间停止了流动，凝固在四肢百骸。

是她？难道是她？

十七年！这个声音，已经分别了十七年！



是真、是幻？

“乖，再睡会儿。”温柔的声音似书卷中的墨香，轻软到飘渺。

是她、真的是她。

王守仁一阵头晕目眩、全身发软，伸手扶住了樟木箱，勉力坐稳。怎么会，在十七年后重逢？

心底珍藏的柔软点点裂开来，尘封的过往一滴滴似断还续，极细极轻却极鲜明地浮现。

忘记过吗？从未。

只是知道不能由它任意渗出，它会汨汨流淌至肆意澎湃，终将淹没自己。王守仁闭上双眼，听到心底的裂口嘎啦啦响着一点点蔓延，夹在舱低潺潺的流水声中，仿佛可见那一层层波纹荡漾开去，竟不停息。

第二章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娘亲！我真的睡不着啦！我可以起来玩了吧？”男孩不依不饶地撒娇。

“乖，天亮了再起床，正好就到啦！”世上最温和柔美的声音，十七年后，更多了无比的慈爱和耐心。

“那，娘亲你念诗吧？昨儿教我的那首，枫儿还不会呢。”

窸窸窣窣的响声，大概是掖了掖被角，“船舳衔尾日无虚，更埗都城引漕渠。”温柔的声音缓缓吟来：“何事馁来贪雀谷，不知留得纪几储？”是李唐朱存的《运渚》。

“娘亲！这个诗人也叫朱存吗？和我们家的朱存一样哎！”

“是啊，这本来是个好名字。这个朱存，诗写得真好，是不是？船舳衔尾日无虚，更埗都城引漕渠，就是说啊每天每天好多好多船只……”

王守仁痴痴听着，一动也不能动。

眼前昏暗的船底货舱，仿佛变幻成了明媚灿烂的夏日。连天无穷碧的荷塘，她一身浅浅的绿，含羞带怯亭亭立在一叶扁舟上，清风吹得荷叶联翩舞动，她的衣袂随风飘飘，分不出哪里是菡萏哪里是她。只有温柔吟诵的或诗或文，荡在耳边、又悠悠地钻进肺腑，整个天地便一片清凉，美到了极处。

那一年初见，他十七，她十三。

又仿佛萧瑟寒冷的冬日，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漫地，四下银白晶莹，她一身素白垂首不语，良久低低开口，语声一如既往地温柔：“王世兄，就此别过。”天地间一片昏暗，雪花飞得团团锦簇迷离缭乱，也掩不住她转身回眸的最后一眼，乌沉沉眼底的黑然神伤。

那一年分别，他十九，她十五。

多年后，温柔的吟诵仍如墨香，丝丝缕缕穿过了厚厚的船板，穿过了十七年的时光，倏忽便刺穿了王守仁心里的柔软，不知何时，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娘亲，我们现在是在运渚上吗？”

“是。来，穿衣服吧。天有些亮了，就要进南京城了。”

“哦。”男孩很听话，在脚步声洗漱声中不一会儿又问道，“娘亲，我可以看看运渚吗？”

她似乎在犹豫。